

《東華漢學》第 19 期；431-44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4 年 6 月

## 葉維廉詩學對東西語言材質特性之開發

翁文嫻\*

### 【摘要】

中國現代詩學領域，涵蓋面與著作同樣豐盛的是葉維廉。可惜在台灣詩評界引用他的觀念不多，大陸研究更有興趣是他對道家美學的關注。然而，海內外一致推崇他對中西文化研究的經歷，將之視為比較文學的大師級人物。葉維廉詩學開出這雙向的學術視野：一、西方翻譯所可能遭遇的問題；二、中國傳統「翻譯」可能遭遇的問題——「翻譯」一詞在今天已變成顯學，成為一地區文化與另一地區文化，異質交錯所必然出現的種種誤讀或新增事物。葉維廉詩學這兩大軸心，相隔五十年，相對於台灣在國際舞台漸漸成熟的狀態下，正可彼此映襯，辨識葉維廉詩學過程的突破與困境，在暗影底層，亦可反照台灣在古典或西方傳統相遇時出現的事物。本論文嘗試自其詩學做一個整理，舉出四項事物：一、葉氏詩學在傳釋學理論的消化狀況；二、葉氏有關詩人及作品評論的啟示；三、艾略特與中國詩的交叉研究；四、對中國現代詩語言語法的理解與建言。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事隔五十年，葉維廉當年開出的方向，在中國大陸、澳門、香港，已因各地的民情需求，有不同的重心注目。於其詩學出生地台灣，正應在這半世紀文化醞釀中，對葉維廉詩學作出適當的評價。

**關鍵詞：**葉維廉詩學、詮釋角度、西方詩語法、中國傳統詩語法、現代詩語言

## 一、前言：詩學的詮釋背景

在中國現代詩學領域，涵蓋面與著作同樣豐盛的是葉維廉。可惜在台灣詩評界引用他的觀念不多，大陸研究更有興趣是他對道家美學的關注。然而，海內外一致推崇他對中西學研究的經歷，將之視為比較文學的大師級人物。葉氏開出東西比較文學的格局，堂廡宏大，而且在八〇年代，已直接引進西方詮釋學觀念。進入廿一世紀，台灣學界詮釋研究已不陌生，但退回四十年前，葉氏在詩學領域引入這觀念，非常有歷史性的意義。

「詮釋學」作為自覺的一種方法，在葉氏學程中可能到八〇年代初期才出現<sup>1</sup>。但葉氏多篇重要的關於中國詩的古典特性、與乎西方重要詩人艾略特、狄瑾蓀的詩語研究，早在1960、1961年間；至今年代最早的論文：〈陶潛的「歸去來辭」與庫萊的〈願〉之比較〉，更成於1957年。我們可以推測：葉維廉詩學對東西方語言特性的辨解，有其內在強烈自主的運動，默默進展逾二十年了，才與西方日漸興盛的哲學詮釋相拍合。葉氏將西方Hermeneutics一詞（一般譯「詮釋學」）有意改成「傳釋學」，認為前者只代表解讀人一方，但「傳釋」二字包含了作者在「傳遞」、讀者在領悟「解釋」的雙方行為。

內在強烈自主的運動，恰好造就這位詩人學者在東西方經典傳釋過程裡，自自然然融匯進展而成的「葉維廉詩學」。清楚疏理這現象，也許可以引傅偉勳（1933-1996）「創造的詮釋學」一詞觀念；他將經典的消化吸收的詮釋過程分為五個步驟：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及必謂。傅先生認為，相對於西方詮釋學各派觀念，「實謂」有如前詮釋學的原典考証；「意謂」屬於依文解義的析文詮釋學；「蘊謂」如歷史詮釋學，出現不

<sup>1</sup> 葉維廉，〈語言與真實世界〉，《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頁91。其中始見有引用詮釋學重要人物海德格與日本人對話的一節。

同朝代被挖掘的深層意蘊；「當謂」有如批判詮釋學，詮釋者會加上當代性的見識，回應今日待解的問題向「蘊謂」作一價值判斷，必要時，可用當今語言，將歷史裡未有能力解清楚的事物說出來；「必謂」階段，是創造詮釋學，詮釋者不但能消化原典，且接續其精神，完成經典若生於當代必然展現的風姿。傅先生舉出，古今中外大家，莫不先有所本，而在「必謂」層次上完成他自己的新體系。<sup>2</sup>

以上提出傅氏詮釋的五個環節，是想指出，葉維廉多篇詮釋東西方詩學經典的論文時，是有一個完整的程序意識。除了在實謂、意謂、蘊謂的客觀訊息外，他在「當謂」與「必謂」的角度，特別著力，能將當下主體感受與經典文句的意蘊互相發明，融匯成現狀創作的觀點，猶如傅偉勳說的，有「繼往」與「開來」的發展：

真正具有學術研究的進步性、無涯性而又完全免於任何框框教條（馬列公式）的詮釋學，必須恆常不斷地統合我國傳統以來的「考據之學」，也必須自我提昇之為極具「批判的繼承」（繼往）與「創造的發展」（開來）意義的一種我所主張的「創造的詮釋學」。<sup>3</sup>

如此，經典才得以通過當代人的消融而領會。高達美（1900-2002）「《真理與方法》內有一段關於詮釋主體內在「體驗」的論述：

體驗具有一種擺脫其意義的一切意向的顯著的直接性。所有被經歷的東西都是自我經歷物，……因而包含了一種不可調換、不可替代的與這個生命整體的關聯。……尼采說：「在思想深刻的人那裡，一切體驗是長久延續著的。」……而且它們的真正存在和

<sup>2</sup> 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這一節文字簡述，乃筆者以傅先生整篇文章自頁 1-44，大致勾勒完成，其中參合了個人的詮釋。筆者為傅先生「創造的詮釋學」延伸了兩篇文章：〈中國經典詮釋的五種層次——傅偉勳先生「五謂」理論再思考〉，《中國詮釋學》（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頁 24-33 與〈接近那個創作的契機——中國現代詮釋學初探〉，《創作的契機》（臺北：唐山出版社，2008），頁 101-115。

<sup>3</sup> 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頁 3。

意義正是存在於這個過程中，而不只是存在於這樣的原始經驗到的內容中。<sup>4</sup>

他對「傳釋學」的研讀，在實踐上特別推崇高達美效果歷史意識的見解：「認知自己的歷史性，保持一種有效歷史的開放性。只有這種開放性裏真正的人的關係才可發生。」<sup>5</sup>而在1987年台灣清華大學一場演講上，也引述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對高達美解讀的文字：「我們要的正是作品中的意識形態和詮釋者的意識形態的相遇。所謂『境界的融匯』，不應該解作把其間的歧異消滅來構成『一種境界』……而是保存其間的張力，是根本歧異的並存，是通過根本歧異形成的一種關係。」<sup>6</sup>

葉維廉詩學的珍貴貢獻，恰恰不是當今文藝人士期望讀到的，論述性甚強的西方詩學，諸如法國流派的沙特、巴什拉、克莉絲蒂娃、羅蘭巴特、德勒茲、德希達，這些論述一讀就整個思維被吸引，甘心被轉換而欣喜。可是漢語目前狀況不能如此。這些美麗的論述，以中國文字特性言，如果延續傳統詩話的方式，用詩般的跳躍間距，或偶然可到達我們心中的飽和點，例如胡蘭成或鹿橋的評論書寫<sup>7</sup>。但不能是一種確切的，針對某專業領域（如現代的詩學問題）而生出的回應。要對中國現代的詩學狀況準確發言，於是出現了「葉維廉詩學」的構想——

「我們必須進一步區分這些合乎歷史需要的相關部分和外來模式中那些有助於鞏固及創作中國傳統的重要的文化層面。要做到

<sup>4</sup> 漢斯·格奧爾格·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康德的批判所導致的美學主觀化傾向〉，《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臺北：時報出版，1993），頁103。

<sup>5</sup> 葉維廉，《歷史、傳釋與美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序〉，頁4。

<sup>6</sup> 同前註。

<sup>7</sup> 胡蘭成，〈談人子〉，《見仁見智談人子》（項青主編，臺北：廣城，1975.10）收錄多篇鹿橋《人子》的評論，其中將鹿橋在此書的意念的功過來源論述很深刻，但非一般學術性有探討的論文；又鹿橋，《市塵居》（臺北：時報文化，1998）中多處極有啟示力量的文化論述，文字很美。但也不足歸納成一「鹿橋詩學」。

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對傳統文化和美學視境中的中國特徵及其在過去運作時的原始力量有一個完全的把握；其次，我們必須探究問題中西方的意識型態，包括它在它自己的時空中運作的原始力量，我們始可以明辨它們可否匯通與交配生長。」<sup>8</sup>

葉氏在西方詩人的個別論述、或中國古典詩人與道家美學特性的論述，在學界已有注視發展。但葉氏更大的貢獻，在於中國現代詩學，特別在詩語言方面。筆者認為：提出以中文書寫現代詩的一種特殊詩性的辨識——所謂「葉維廉詩學」，並非指他詮釋王維或杜甫、艾略特或聖約翰柏斯狄瑾蓀等東西方名家而已。我們若深刻認知到他在傳釋學中著重的「歷史性」，將明白葉維廉先生在中國現代詩學上所做的努力。審視五四運動後語言激烈變遷之種種狀況，與及詩之為詩的本質，將明白葉氏為何尊重在作品與詮釋主體之間歧異的張力。作為漢詩之靈魂的語言，由古典變成白話、白話又不斷接軌西文；而西方的現代（白話）正努力擺脫他們傳統形態，盛行仰慕東方（古典）。但我們的知識分子或詩人，又許多不輕易接近古典的寶地。——這非常有趣的現象，是複雜的現代詩學裡，首先碰遇的問題。

在今日資訊的時刻，東西方詩語辨識的得力作品，已較易傳譯。例如程抱一用法語譯唐詩及其解釋<sup>9</sup>；高友工英文系列關於中國抒情言志傳統的美感研究<sup>10</sup>；以致近十年來法國哲學家于連有關中國文字中「淡」的意蘊、「勢」的動能<sup>11</sup>，他們用陌生的外國語言，論說熟悉的傳統事

<sup>8</sup> 葉維廉，《歷史、傳釋與美學》，頁 269。

<sup>9</sup>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1929-），《中國詩畫語言研究》（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法文原著 1977 年出版，中文譯本是 2006 年。三十年間，在法國漢學及詩學界影響深遠，「這兩部書一版再版，迄今未曾中斷過」（中文版序，頁 6），程氏在 2004 年且成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sup>10</sup> 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但據柯慶明〈導言〉，這系列文字成型於 1978 年臺大演講時，頁 1。

<sup>11</sup> 于連（François Jullien, 1951-），法國哲學家，2006 年，出版《淡之頌：論中國思想與美學》；2009 年，有《勢：中國的效力觀》。

物，都令人重新認知古典文字的份量。但上溯二、三十年前，葉維廉二十歲青年時代已出版這系列有意義的研究，確有不可動搖的歷史位置。

葉維廉由於自身創作經歷與內在學術的渴望，令他自自然然親炙東西方各類不同名家，一一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每一位詩學名家的詮釋路向，也不止停在這家「詩法」而已，由於他不斷自身創作，使到不同語言的東西方詩，自然融匯到他身上，被消化吸收成的「一種」事物，再不是分離異域的東方與西方，這是最有意義的。本文研究葉維廉詩學，不在於葉氏如何解釋了經典，而是集中表現出他如何自經典消溶入體內的「詩學」，辨識這種「詩學」所呈示出東西方語言的特性與內涵。

以下試自淺入深，由葉維廉自東西方詩典研讀中整理出葉氏的詩學要素。

## 二、東西詩語比較的雛型

在1957年第一篇的東西詩比較的研究〈陶潛的「歸去來辭」與庫萊的「願」之比較〉，葉維廉即顯示了他對於詩之為詩的特質把握。他說明，庫萊（Cowley）是一名平平的詩人，而〈願〉又是一首普通抒情之中，本不可與〈歸去來辭〉等量齊觀。「然而詩作與小說一樣，不一定要讀大作品始有大領悟，敗筆之章，其省悟尤多，乃敢將之比較。」<sup>12</sup>

評論一首經典之作（尤其是西方的），比較容易有所根據，但葉氏學問的開始，便嘗試在無名而平庸的作品中，用主體感覺去判別去判別真偽地「吸收」；陶淵明在中國古典詩話裡早有多方參考，但做為外文疏理，古詩話的觀念會無所著力，葉維廉需靠詩學辨識力，自己重新找出線索。這一如傅偉勳先生在〈創造詮釋學〉五種程序中對第四種「當謂」的見解：

<sup>12</sup> 葉維廉，〈陶潛的「歸去來辭」與庫萊的「願」之比較〉，《秩序的生長》（臺北：時報文化，1986）頁23-24。

「詮釋學者設法在原思想家教義的表面結構底下掘發深層結構，據此批判地考察在『蘊謂』層次所找到的種種可能義蘊或蘊涵，從中發現最有詮釋理據或強度的深層義蘊或根本義理出來，這就需要他自己的詮釋學洞見。」<sup>13</sup>

### (一) 有關詩質討論的六種洞見

以下分六小段，引列葉氏扣緊二詩內有關詩質洞見的分辨：

葉氏先說出二詩的動機，都有一個「夢」的起源。引用榮格（Jung）的話：「一連串夢的象徵乃由人格的統合而來。」因此，他試找出詩中象徵與詩人內外生命戲劇之關係。最後，根據詩內意蘊，淵明「田園將蕪胡不歸」及「恨晨光之熹微」二句中「蕪」與「恨」二字「正是為晉室黯然神傷的響自深心的聲音。所以陶潛所抒發的與外界的壓迫是真相關的。」<sup>14</sup>庫萊有關這些訊息的詩句：「傲慢和野心祇見於／牽強附會的隱喻／祇有風兒散布讒言閒語／祇有回聲會奉承阿諛」。葉氏評曰：「這幾句給我們的印象是，祇是他書本上的經驗而已。」<sup>15</sup>

接著，葉氏比較二人「自然世界」：「二者雖然同是歸向自然，陶潛的自然，不祇是精神化了，而且是超脫時間的空明，庫萊的自然究竟還是感覺上的，雜念不清。前者宏大，後者狹小。」<sup>16</sup>

有關二人「情感的處理」：「陶潛的情感抒發是indicative（平述的），庫萊則是emphatic（強調的）。前者是客觀的披露，後者則滲入激動的或過激的情感。」<sup>17</sup>

有關二詩的「戲劇動向」：「庫萊的動向應該是單純的，在進展過程中最好不生枝節，其一貫性始可完整有力，陶潛歸去來辭的『戲劇動向』

<sup>13</sup> 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頁 11。

<sup>14</sup> 葉維廉，〈陶潛的「歸去來辭」與庫萊的「願」之比較〉，頁 28。

<sup>15</sup> 同前註，頁 28。

<sup>16</sup> 同前註，頁 29。

<sup>17</sup> 同前註，頁 29。



正能做到單純一貫，恰到好處；庫萊在其『戲劇動向』的過程中忽然加插一段情感的美化，未免太過……mo^」維廉先生在中國現代詩學上所做的努力。」<sup>18</sup>

有關二詩的「意象運用」：「讀〈歸去來辭〉時……意象都不是單獨的展露，而是『一連串夢的象徵』，而每一個象徵都在帶領、提醒和開啟我們的意識狀態，……至於庫萊一詩的意象本來也頗不弱，……可惜其他的意象的作用頗受制於其他敘述的語勢，因而意象與意象之間有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聯絡。」<sup>19</sup>有關二詩的「發展步驟」：「陶潛顯示其理想天地之前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準備……我們的心靈能接受不能抗拒地隨他走進更深的世界……這種準備工作是服人的……庫萊的詩中未有此項『準備』工作……一篇成功的詩像一齣成功的劇，它要以『逼真性』騙取觀眾的情感，要他們跟著主角去直接感受。」<sup>20</sup>葉維廉的讀詩程序，因為英文的思考方式，一開始便能分作各種不同的角落去疏解。如果只是一篇英詩，外文系領域如此處理會毫不訝異，但牽連一首耳熟能詳的陶淵明，在中文學界角度，便變得非常有啟發。例如在上述六個程序之一，詩的「動機」除了傳統說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還加上「一個詩人的心靈中包孕著不少凌亂無組織的情緒、感覺、思想、感觸；這些情愫和慾望如一個無休止的靈魂，迫使詩人去設法將之表現於言詞……」<sup>21</sup>這有如一番現代進行中的話，將陶潛內心轉入一名現代詩人，不分國籍的詩之共相。

解詩的角度在原文有更多仔細著墨，難以引述。只看到年青葉維廉每次下的針砭，都能沿文句詞意體會，不是機械式地套架構而出，而是每次應有的變化，順應著讀詩人感覺，真誠地將陶潛現代化了，又將一首平庸英詩，依應有的未妥之處一一列出。我們跟隨這樣的讀詩人，先

<sup>18</sup> 葉維廉，〈陶潛的「歸去來辭」與庫萊的「願」之比較〉，頁 30。

<sup>19</sup> 同前註，頁 31。

<sup>20</sup> 同前註，頁 32。

<sup>21</sup> 同前註，頁 27。

是免除了東西方的隔，又慢慢忘記了陶淵明是一千七百年前的人，眼底只有好詩壞詩的辨認。而且不是籠統地說，是回到文字本身，西文或是古老文言再沒有分別，只有不同詩人文字慢慢產生的，令人投入或令人厭煩的效果。

## (二) 未來「葉維廉詩學」的格局與方向預言

這篇早期作品其實預言了日後葉維廉詩學所有關注的事物：一、東西方、古典或現代的詩都有一個文字理路，沿著「字」的訊息就可以辨認詩質；二、作品在背景歧異比較中，彼此的優劣會更突出；三、一首詩開出的面相可有多種：作意動機不再只有「仕途起伏」，詩的「社會意涵」變成文字的象徵與內外生命之關係，一切詩是外象回到內質，達至「夢」的境界；四、詩內容涉及的情感或自然界表述、戲劇或意象之處理，種種都有一「發展步驟」，需符合人類心靈的起伏狀態，才有其「逼真性」而成功。

## 三、艾略特與中國詩的交叉研究

三年後，葉維廉寫出〈艾略特的批評〉、〈靜止的中國花瓶〉。在西方他進入龐大的傳統代表艾略特，在中國透過龐德譯文選出經典句子，分析古典詩特性與西譯後的變化。他甚至質疑艾略特受益於龐德的國泰集（Cathay——中國詩選譯集），但考據資料並非他要試圖證明，「是要在中國詩與艾略特詩的方法中找出一項相似點而作一平行的研究……發掘『原性』的一面。」<sup>22</sup>

<sup>22</sup> 葉維廉，〈靜止的中國花瓶〉，《秩序的生長》，頁118。

### (一) 自艾略特詩學中萃取「中心靈氣」與「壓縮的意象」

他先在艾氏研究中捕捉到「他最醉心的詩是那種能使『可解』與『不可解』的事物融會，能『延長靜觀的一刻』使『一連串的意象重疊或集中成一個深刻的印象』的詩。『真詩的暗示性是包圍著一個燦亮、明澈的中心之靈氣，那個中心與靈氣是不可分的』。」<sup>23</sup>

如何做到「中心靈氣」的效果？葉維廉認為艾氏有討論聖約翰·濮斯（St. John Perse）的詩時提出「壓縮的意象」一語：「使一連串意象重疊或集中成一個有關野蠻文化的深刻印象。讀者必須讓意象繼續自由地出現其記憶之幕上，使其暫時無法追問每個單獨意象之是否合理，直至最後，一個全然的效果可以產生。」<sup>24</sup>

這兩篇分別的文章有趣地方，葉維廉在尋找艾略特詩觀時剖析艾氏心中理想詩的「壓縮的方法」，這解釋意象的繼成疊生過程，極其恰當地傳譯出「一般真詩（尤其中國詩）產生暗示最大的力量。」他進一步指出，歐美人譯中國詩最大困難，是詩內沒有邏輯思維及文法分析線索。在文言中，動詞、前置詞及介系詞的省略（確是「文言」之特長美感）。因而在中國詩內出現「所有意象在同一平面上相互並不發生關係地存在。這種因缺乏『連結媒介』而構成的似是而非的『無關聯性』立刻造成一種『氣氛』，而能在短短四行詩中放射出好幾層的暗示力。」<sup>25</sup>

### (二) 自龐德譯文體悟中文「非指述」與「展開」的特性

透過艾略特對真詩的理想型態，葉氏將之連結中國古典詩意象的存在方式。在〈靜止的中國花瓶〉一文，他即舉多首詩例，如〈宿建德江〉、〈玉階怨〉、〈楓橋夜泊〉等名詩，討論其主詞及連接省略所達成的效果。固然，在1977、1978年間，法國程抱一、美國高友工二位有關這方

<sup>23</sup> 葉維廉，〈靜止的中國花瓶〉，頁 118。

<sup>24</sup> 葉維廉，〈艾略特的批評〉，《秩序的生長》，頁 113。

<sup>25</sup> 同前註，頁 113-114。

面的美感論述，更集中更仔細，但十多年前已有這些葉維廉論文，借東西論述、互相映襯的想法，是令人感動的。他特別指出美國詩人龐德譯文，固意在西文語法上遷就中詩特性，造成的效果使一名白話文讀者馬上體會：「這首詩並不『指述』什麼。它在我們眼前展開，我們暫時被置身於一種靜止中，『一若一具靜止的中國花瓶永久地轉動於它本身的靜止中』；每一個意象都似乎為自身而存在；唯一的關係可能見於題目與詩中的靜所造成的『情境的逆轉』。」<sup>26</sup>

### （三）以創作背景自東西經典「轉生」出各種詩質

葉維廉的比較文學背景，令他自然發現了中詩英譯得失，或者西方詩家對中詩的觀感。但這些已經成套的知識，如果未結合他自身詩創作體驗，特別「走過沉重的年代」而演至的憂患意識，也許很難了解日後出現的，有關「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sup>27</sup>系列更精采的論文。由於在現代進行中的創作語言之體會，他對西洋各大家如艾略特、渥斯、狄瑾蓀、馬拉美、韓波等的閱讀，便不是以一學問研究者的方式，而是以一創作者的「叩問」及「吸收」的方式。例如1961年〈詩的再認〉一文，辨識消融各西方詩家，更以中國詩學中重要相傳的觀念映襯，追尋詩質在今天的理解，特別強調：「時代特色的批評中有時當然可以有助於某些詩骨格之了解，但這些特色『轉生』的藝術處理的微妙過程則時被忽略；傳統的批評家（能利用比較及透視的處理的不再此例）只供出來源而不能打開『尚未誕生的世界』」<sup>28</sup>，文中重新詮釋「詩言志」的「真性」：「吾人對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感反應之全體……它強調一種均衡及全貌——對事物（意識感受下的事物）均衡忠實的處理。」<sup>29</sup>。另外

<sup>26</sup> 葉維廉，〈艾略特的批評〉，頁123。

<sup>27</sup> 葉維廉，〈走過沉重的年代——《雨的味道》代序〉，《創世紀》第149期（2006.12），頁169-187。

<sup>28</sup> 葉維廉，〈詩的再認〉，《秩序的生長》，頁139。

<sup>29</sup> 同前註，頁141-142。

討論對詩「姿式」藝術：「詩所表的已非『情感』『思想』這麼簡單，而是『當代一種超脫時空的意識感受狀態』。」又研究詩之軀體，他說詩人的心之底層雖是混沌無形的，亦需我們從淵面中分出光、暗、陸、水。藝術是一種組織力，「如何使所有的凌亂的意象及意象依附一個基形（Pattern）或情境進行和顯露」，他還特別歸納出矛盾語法、遠征、旅行者、孤獨等各類「情境」，以理解這些混沌至成形的無邊心象。例如對於「孤獨」，他寫道：「偉大的詩應該敢於面對錯亂的動變中的社會所加諸我們精神上的種種挑戰，敢於握緊生命的苦掙之脈搏，敢於肯定紛亂現實之原狀，敢於穿過虛無盲目之窄徑而對『未誕生的世界』加以認可」<sup>30</sup>。

#### 四、葉維廉詩學結晶 ——現代詩語言的東西源頭分辨與探索

1969年，葉維廉翻譯了《中國現代詩選》<sup>31</sup>，為此書寫序：〈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sup>32</sup>。要向西方讀者解說中國現代詩，首要碰到語法的問題。已經是白話詩人，生活也不是古典狀態，那麼，這些現代詩亦同時是中國思維的傳讀者有些什麼變化呢？一般如果在華文地區，讀者用白話文讀就了事，但葉氏身在西文語法的環境，要如何分辨這些現代中文，在接近西文語法之同時，又有不少自身語言的特性，無意識地殘留著？成為我們文字的魅力？這是一項非常的難題。

然而在這最艱困任務中，葉維廉完成「中國現代詩語言」特性的說明。

<sup>30</sup> 葉維廉，〈詩的再認〉，頁 153。

<sup>31</sup> Wai-Lim Yip(葉維廉), *Modern Chinese Poetry*,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70.

<sup>32</sup> 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秩序的生長》，頁 215-240。

## （一）發高燒的內心爭辯+自足的意象

文言意象的特性，可以如水銀燈下的電影手法，不必分析，火花一閃便衝入讀者具體經驗中。這表現較擅長用精簡句、一句中意象具足，沒有跨句。但中國白話詩人已無可避免用人稱代詞、時態變化、也有跨句出現，五四早期的敘述演繹，三、四十年代有浪漫象徵派之模倣，至於這本七〇年代的台灣現代詩選，那是「帶著白話的一些弱點，不斷掙扎，經過錯誤步伐，發出更為精省完美的聲音」<sup>33</sup>。以下是葉氏藉著東西語法的背景，將商禽〈無質的黑水晶〉的精采描述：

這種詩抓住現象在一瞬間的顯現（epiphany），而其對現象的觀察，由於是用了鳥瞰式的類似水銀燈投射的方式，其結果往往是一種靜態的均衡。因此，它不易將川流不息底現實裏動態組織中的無盡的單位納入視象裏。這種超然物外的觀察也不容許哈姆雷特式或馬克白式的狂熱的內心爭辯的出現——然而，由於傳統的宇宙觀的破裂，現實的夢魘式的肢解，與及可怖的存在的荒謬感重重的敲擊之下，中國現代詩人對於這種發高燒的內心爭辯正是非常的迷惑。<sup>34</sup>

……白話，即使多了些分析性的元素，仍然保有不少文言的特性（例如沒有時態的變化），如果能透過好詩來加以提鍊，是可以進一步發揮舊詩的表達形態，而又可忠於現代激烈動盪的生活節奏的。把白話加以提鍊的第一步便是從現象中抓緊自身具足的意象。<sup>35</sup>

## （二）創造「假語法」令白話分析傾向減低

在有關痲弦名詩〈鹽〉時，出現一種「假語法」的討論：

<sup>33</sup> 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秩序的生長》，頁 224。

<sup>34</sup> 同前註，頁 226。

<sup>35</sup> 同前註，頁 227。

它在利用讀者思維習慣的同時，使讀者進入一種思維方式裏——讀者開始時自然會尋找兩個意象間相仿的地方；但讀了三、四行以後，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便產生——讀者開始感到意象重疊的衝擊力。這兩種思維方式形成一種張力，而同時，它們又是相輔相成的。<sup>36</sup>

葉氏說：「這種『假語法』只是對白話的分析性傾向手段之一。」讀者面對〈鹽〉詩喜愛之同時，評論家會著重痙弦的「戲劇效果」，或「人道主義」的關懷。誰想到這首詩令人記得，因為它運用了一項「假語法」，令白話的分析傾向減低，隱隱呼應著傳統中本來意象具足呈現之狀態，所以令我們喜愛呢？

葉維廉進一步指出，「將人稱代名詞的重要性貶低也是另一種方法。例如在〈在天河的斜度〉中的『我』（一如一些代表現實的工業性的一面如『高壓線』、『音波』、『馬達』）都是服役於宇宙現象的形成。」<sup>37</sup>

### （三）提出以錯綜複雜詩質來均衡現實的荒謬

同是詩人之心，葉氏尤能體會同一代人所度過的艱困歲月：「至於毀壞性的戰爭、高度工業化和商業化、狂暴和可怖的存在的荒謬所造成的夢魘的、肢解的現實，對於現代詩人又有什麼影響呢？詩人要如何為當代歷史中這些混亂、狂暴而不和諧的現實供出一個均衡呢？這實在是很大的挑戰。痙弦這樣說：『我要鯨吞一切感覺的錯綜和複雜性。如此貪多，如此無法集中一個焦點。』」<sup>38</sup>

<sup>36</sup> 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頁 233。

<sup>37</sup> 同前註，頁 233。

<sup>38</sup> 同前註，頁 233-234。

## 五、結語

詩學家文字，一經引述就離開原來如「詩」的豐富訊息，葉氏著作面向宏闊豐富，引之不盡，非小小論文所能完備，本文自詩語言中「語法」的角度探尋。嘗試勾勒葉維廉在中國現代詩學的著力點。特別海峽兩岸，能優悠東西方傳統，理解文字之美，特別自中國古典語法轉成西文，西文又牽連現代的白話結構，其間演變軌跡如何理解？

葉氏雖在九〇年代初提「傳釋學」，但早六、七〇年代起，葉氏詩的解讀立場，已運用「有效歷史意識」的觀念，詮釋主體隨時在活動在開放經驗，才可以產生有如1957年第一篇比較論文所開出的學問方向。因而，特運用傅偉勳「創造詮釋學」的觀念，一般的學術方向多在實謂、意謂、蘊謂三環節上用力；比照之下，葉維廉的經典詮釋，是在傅先生的第四、第五階段——「當謂」與「必謂」二領域着力，造就他能自東西詩語言特性基礎上，延伸出有個人風格的「葉維廉詩學」。

1960年後，深入探討西方詩學大師級艾略特，藉他對詩質的辨識架構，再乘著龐德的古詩英譯語法，清晰決定了他對中國古典詩語言特性之把握。這些「真正的詩」，不會隨時代褪色，有如艾略特所構造的理想形態。在古典「真詩」與現代各大家作品浸潤下，葉維廉慢慢孕育出他自己的選擇口味，寫成〈詩的再認〉。

1969年，葉氏將「中國現代詩」（主要是台灣詩人）譯成英文，要寫一篇序言向西方人交待語言的創造問題。他非得自古典詩說起，轉至五四、三〇年代詩人的白話與西化經驗，再論及這批台灣詩人，令人驚異處他可以辨識所有「避過白話陷阱」的手法，語言的創造者，在使用白話時依然可以自如地回到現象本身，把白話提煉，「將川流不息底現實裏動態組織中的無盡單位納入視象裏。」<sup>39</sup>

<sup>39</sup> 葉維廉，〈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頁226。



這批現代詩人，西化之同時，卻不自覺無意識地反覆回到中國視象呈現之大傳統。但在六、七十年代間，洛夫、商禽、痲弦、管管等若干詩作下，大多被歸類晦澀難明，歧異於中國文字的怪伽。沒多久，引發盛大的鄉土文學論爭。刊登這些文章一書《秩序的生長》，更被質疑〈秩序如何生長？〉<sup>40</sup>

筆者曾撰文〈「定向疊景」時期的爆發能量〉<sup>41</sup>對葉氏早期詩的創造深深致意，文末有分析，詩語言在變異時代中形成的困局的兩大原因。同樣地，葉維廉詩學中特別重視詩中語言特性，有如「物自身」、物之為物的「材質」之理解，對於中國自文言轉成白話的變遷，這是許多讀詩人還不大意識到的角度。但猶如前言提及，如果不明白橫互在前的古今語言問題，中國現代詩學終難明朗，那是葉維廉五十年前的提問與完成，我們今日才來急起直追的，期待開展。

---

<sup>40</sup> 陳芳明，〈秩序如何生長？〉1974年刊氏著，《鏡子與影子》，對書內多次提「詩中純粹經驗」的書寫方式，不以為然。後此文也收入廖棟樑、周志煌編，《人文風景的鐫刻者——葉維廉作品評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sup>41</sup> 翁文嫻，〈「定向疊景」時期的爆發能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五期（2009），頁59-84。